

胖男人

□邵世新

孩子早上上学,和我上班是顺路,我送他到校,往往到了单位,还不到八点。

有天早上,我到办公室,打扫完了卫生,刚烧好开水,门突然被推开门一条缝,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的,等门开到一半,才看清是一个胖男人。俗话说“又黑又瘦”,他那么胖,皮肤却黝黑,生活中不常见。

这么早啊,离上班还有大半个小时呢。我让他进来。胖男人冲我机械地微笑了一下,头往下一点,算是打招呼。他从一个快递信封里抽出两张表格来。我看了一眼,旋即明白了,他是为当兵的孩子办理养老关系转移手续的。

临近年底,部队要为退役的士兵办理养老关系转移手续,需要我们单位提供银行账号、开户行啥的。我办公桌的传真机上,忙的时候,每天都会收到十几份来自全国各地即将退役士兵的问询表格,然后,我再把它们传真到单位下属的一个部门——征缴中心,让那里的同事填好表格再快递回去。

我把其中的流程和胖男人讲了。我说,现在还没上班,上班得八点半,上了班,我第一件事,就是把你的传真先发过去。

胖男人说:“儿子那边怪急的,别的战友都办好了,只有他没办。”

我说:“你再急,也得等上班啊。再说,谁让你送晚了?”

胖男人说:“不是送晚了,是快递给俺耽搁了。”他说完,把我桌子上的快递信封拿起来,指着上面的日期说:“你看看,5号寄的,今天都17号了,啥快递,要寄12天?”

“没事,回头我就让他们给你儿子寄,应该不会误事。”我示意胖男人可以回去了,我把烧开的水装上壶。

装水的空当儿,胖男人出去了,我以为他走了。

装好水,刚坐到办公桌前,胖男人又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:“我问过儿子了,



他说,部队里说,一定要寄回一份原件。”

我听罢不禁哑然失笑,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。最近这段时间,我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退役军人的表格,都是一张。

我和胖男人解释了一下,说我每天都会向征缴中心发这些表格的传真,从来没有误过一个人,也没出过一点差错。胖男人问征缴中心在哪儿。我说,老远呢,在河南的一个县城,离这儿起码有十几里地。

胖男人一听,略沉思了一下:“我还是到那里去看看。能当面看着他们把表寄走了,这心里才踏实。”说完,他把表格折了一下,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特快快递的信封里。

胖男人向我道过谢,拿起东西就走。

拗不过他,只好出门去送送,刚出办公室门口,只见门左旁的地方堆放着一件黄大衣,一问,他是骑车来的,天冷,放在前面挡风,刚才进办公室,没好意思拿进来。

神一样的同伴

人生百态

□四月的树



的绿色杯子,说:“在这儿在这儿,刚才怎么没摸到呢,害我匆匆忙忙白跑一趟。”

去宏村的早上,在酒店前台刚退了房,她又找不到身份证了,钱袋里、背包里,还有拉杆箱里也翻了个遍。忙要回房卡又回到房间去找,也没有找到。车来了,只好交代前台:你们捡到了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车行一半,突然想起头天穿的衣服口袋没有找,到了宏村门口拿出来一摸:原来还真在这儿。

“事不过三”,但“三”还是来了。我们去屯溪老街逛,买了东西吃了饭,准备坐上返程大巴车回合肥,她突然发现身上穿的灰色外套不见了,只穿了件紫色的毛衣。脱哪了?饭店还是老街买东西的商店。又急匆匆下车去找,还好还好,它搭在饭店的椅子靠背上,等着她去拿呢。

神一样的同伴也有着神一样的细心和机敏。在爬天都峰的时候,又直又陡的台阶上得我大汗淋漓,接近虚脱,她看到我状态不好,马上把留下来的一个大苹果递给了我。咬开饱含汁水的苹果,那种凉甜直达肺腑,让我深刻体会到上甘岭苹果的味道。在宏村的月沼旁,青瓦白墙的古朴建筑,配着一盏盏红艳的灯笼,忙着选景照相的我早忘了那一池清水,危急时刻,她一把拉住了我,果断阻止了我“举身赴清池”的刘兰芝行为。

旅游回来,她在群里看见我,问我:“姐,你明年去哪儿玩,我还做你的同伴哦。”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可爱笑脸。

十一月想去安徽旅游,在群里征集了一位小姑娘做同伴。她长长的头发,明亮的大眼睛,一看就是个聪明细致的人。可几天下来,她毫不犹豫地推翻了我对她的判断。

去黄山的那天住在光明顶,第二天看完日出后退房下山,走了五六分钟,她突然摸了摸身后的双肩背包,说:“我忘记带杯子了,它一定在咱们房间的桌子上。”看距离不远,我说:“你去拿吧,我在这里等你。”我就近坐在路边的石凳上,看着她急急地跑回去,一会儿又看见她长发飘飘地跑回来,一边喘气一边说:“估计谁拿走了,清理房间的服务员说没见。算了算了,我不要了。”她背起石凳上的背包,突然又卸下来,说:“刚才只摸了摸,没摸到。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。”她一件一件地拿出来,最后举出她装满了水

投稿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·纪实连载

中国生活记忆

(6)

■文/陈煜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

1968年12月,毛泽东下达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。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(1966年、1967年、1968年三届学生,后来被称为“老三届”),全部前往农村。

知青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,是一身军绿色服装,有军帽但无帽徽、领章,胸前一朵鲜艳的大花,垂下的绢条上印着“光荣”两个字。知青们不仅自备军帽、军挎包,还要在“军挎”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大字。

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,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。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。

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,包括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内蒙古、黑龙江等地。政府指定“知识青年”劳动居住的地方,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、条件较差的县。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。

在当时,有一部分青年是“满怀热血”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,所谓“满怀豪情下农村”,“紧跟统帅毛主席,广阔天地炼忠心”。一些人为了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,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;有的到天安门广场,烈士纪念碑前宣誓;有的不顾父母劝阻,从家里偷出户口簿办理迁移手续。

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、迁往农村的。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,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。

知青在贫困的农村地区,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,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,但他们干农活也很卖力,为建设农村、建设边疆出大力、流大汗。

许多知青甚至付出了生命。1970年,广东兵团围海造田,遇到台风袭击,为保护拦海大堤,兵团战士手挽手跳入海中,筑成一道人墙。

台风大潮过后,海面上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。

昆明知青魏九龄,为抢救其他人的生命,毅然用嘴吮吸蛇毒,不幸中毒身亡。

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,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、考试、病退、顶职、独生子女、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。

1979年一二月份,上海发生部分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回城请愿活动,其中2月5日至6日,发生部分青年在铁路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坐轨拦阻火车事件。

1978年10月,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,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。1979年后,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,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“落户”,永远地留在了农村。

1969年,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,在江苏江浦下乡时,目睹知青普遍情绪低落、茫然和惆怅,熬了一夜,谱写出《我们家乡》:“告别了妈妈,再见了家乡,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……沉重的修地球是我的命运……”

这首歌曲在全国知青中迅速传开,有人模仿列宁评价《国际歌》的口吻说:“凭着这首《知青之歌》,你可以在全国知青中找到朋友,找到吃,找到住。”

不知怎么,后来这首歌竟传到苏联,并改称为《中国知识青年之歌》,国内随即将其定为反动歌曲。1970年2月,任毅被捕入狱,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
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,如史铁生、叶辛、梁晓声、张承志、张抗抗等,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。然而,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,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,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。明日关注:散散心,旅旅游

·传记连载

别拿村长不当干部

(11)

■文/李锐

决赛前夜换歌

“磊哥,假如明天是普通比赛,选什么歌都由您,但明天可是‘歌王之战’啊,您积累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气和认可度,只要不犯错误,‘歌王’就是咱们的!兄弟们累了这么久图什么?就是该我们的荣誉,一定要拿到!”我说,“刚才我们几个聊过了,都觉得‘野百合’不理想,而且是相当不理想。”

“你们都觉得不好?”磊哥显然听进去了。“不光我们,我还问了几个观众,都觉得不好,完全没体现出您的优势。”

“要是换歌,还来得及吗?”磊哥回头问编曲的张朝,声音很轻,“唱什么呢?”张朝试探着说:“要不就唱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?”“朝哥你太厉害了!就这个,特好!”我立刻拿出百分之二百的肯定,力赞此议。说实话,这首歌我就知道个大概旋律。我的判断依据也简单:民族的、狂放的、悠远大气,可以发挥磊哥的音乐特质,又符合决战之夜观众的心理诉求。磊哥愣了许久,对张朝说:“你来一段我听?”要说张朝真是个人才,太牛了,立马来神唱了一段。不仅唱,而且是拿出了精神分裂的劲头在唱,激情四射的、眉飞色舞的、手脚并用的、多声部此起彼伏的,最后还带着磊哥满屋子转圈,跳起了新疆舞。

磊哥终于点了头,就唱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,去找乐队排练。此刻是决战当天,凌晨一点。大半夜的,乐队累了一天,听说临时换歌,心气儿立马蔫了。前来“帮帮唱”的张嘉译也蔫了。原本是请他帮唱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的,酝酿那么久,突然改套路,谁受得了?事儿是我挑起来的,我就得负责撑到底。那天深夜,排练大厅里,所有人都一声

不吭,听候调度,沉默的背后更多是一种疑虑和不情愿。而我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,给张朝递水,给张嘉译扇风,跟胡彦斌开玩笑,夸乐队的蒙古族哥们儿长得帅,大声鼓掌喊好,跟台里人不停沟通,还捎带着时不时给磊哥按摩。当时,我脑子里响起一个声音:“李锐,你这是在干啥?”

然后又响起另一个声音:“李锐,你这是要做成一件事。”正热火朝天忙乎呢,来了个小兄弟,到我身边轻声说:“磊哥想想去,还是觉得‘野百合’比较好,毕竟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,对得起观众。临时急急火火地换歌,怕是大草率了。”我一看表,凌晨两点半。

火速去找张朝,递给他一瓶水。他正在指挥乐队排练,后背全湿了。

“朝哥,你是全场的灵魂,是磊哥的支撑。只有你坚定,磊哥才能坚定,你不能犹豫。”“锐哥放心,我没问题!”张朝仗义表态。又火速跑到总导演洪涛身边:“洪涛老师,你就是全场的灵魂,磊哥的主心骨。你非常清楚哪首歌效果更好,现在关键是要坚定。你一盒糊,磊哥就一盒糊了。”“锐哥放心,我没问题!”洪涛致以我春天般温暖的握手。

又火速找到磊哥的经纪人,一脸委以重任的表情:“兄弟,今晚咱们弄的这事儿,没有你就没有转机,关键是现在要挺住!”又转头对媒体的朋友说:“哥们儿,你的意见很重要,大声说出来!”

于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肩负着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命。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给了磊哥无比坚定的肯定和支持。磊哥的信心更足了。

更重要的是,此刻凌晨三点半,大势已定。

明日关注:磊哥夺得冠军